



泰国汉语学习者动物隐喻理解偏误分析及对策研究 ——以暖武里府 A 高校为例

A Study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isunderstandings in Animal Metaphor Comprehension among Thai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A Case Study of A University in Nonthaburi Province

刘甲平¹

LIU JIAPING,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prakit University

E-mail : liujp0534@gmail.com

尹士伟²

TANES IMSAMRA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prakit University

E-mail : yinlaoshi1974@gmail.com

Received: 16 October 2024 / Revised: 30 October 2024 / Accepted: 04 November 2024

摘要

动物词语不仅是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较大的语义场。其在传达自身概念意义的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因此，动物词语不仅是打开人类民族文化宝库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同时也是一种探究人类与思维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途径。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泰国汉语学习者动物隐喻的理解策略，提高学习效率，完善汉泰语词汇的认知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文化语义学、概念隐喻等理论的基础之上，对汉泰动物词语的象征义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编制泰国学生汉语动物隐喻理解的调查问卷，调查、了解泰国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动物隐喻的理解现状，偏误原因。研究发现泰国学习者在理解汉语动物隐喻的过程中，分别使用母语文化知识、语境信息、心理联想、视觉直观信息作为主要的理解策略。因此教学中，教师需要重视母语知识和目的语知识、上下文语境以及联想思维等来培养泰国学习者的汉语理解能力。

关键词：动物隐喻；理解偏误；教学对策



ABSTRACT

Animal-related terms are not only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lexical system but also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semantic field. While conveying their literal meanings, they also embody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Thus, animal terms serve as a golden key to unlocking the treasure troves of hum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medium and pathway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ognition and though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strategies used by Thai learners of Chinese in understanding animal metaphors, enhanc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gnitive research on Chinese and Thai vocabulary. Based on theories such a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ltural semantics,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this research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animal terms in Chinese and Thai.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a questionnaire is developed to survey and examine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mon errors of Thai students regarding Chinese animal metaphors during their language-learning proces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ai learners employ strategies such as utilizing native cultural knowledg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and visual intuitive information to comprehend Chinese animal metaphors.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educators should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native language knowledge, target language knowledge, contextual clues, and associative thinking to cultivate Thai learners' comprehension abilities in Chinese.

Keywords: Animal Metaphors, Comprehension Errors, Teaching Strategies

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中泰两国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在两国交往的历史中，文化交流频繁。而泰国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泰国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建筑中经常能发现中国文化的影子。语言这一两国人民沟通交流的主要途径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学习交流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动物词语是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较大的语义场。动物词语在传达自身概念意义的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各民族语言中富含文化意义的“能指”词。动物词语不仅是打开人类民族文化宝库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同时也是一种探究人类与思维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途径。

动物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谓无所不至、无处不在、无可替代。正是在动物与人们的朝夕相处中，在动物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影响中，人们逐渐了解和熟悉了动物的形态特点、生活习性以及种种价值。并不断地赋予动物许多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或者将有动物参与的人类活动与其他行为进行比较，进而在语境的关照下产生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些文化体验经过思

维加工上升到语言层面，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动物隐喻。比如：在汉语中，有的人被称为“倔驴”（指脾气执拗，不讲道理，怎么说也听不进去的人。）在泰语中 กวาง (水牛) 则用来指那些头脑蠢笨的人。动物隐喻的形成正是基于我们对动物的某些特征的了解和对某种抽象事物的认识，以及对于两种事物之间相似之处的感知。我们的思维试图通过具体的动物形象特征（源域）达到抽象概念的终点（目标域）。我们的语言则试图用动物的某一特征来说明一种人、物或者是一种难以解释的行为或现象。这种情况下，动物隐喻就产生了。

动物隐喻广泛而普遍地存在于汉语和泰语之中。这种广泛存在于两种语言中的动物隐喻现象体现出的是汉、泰民族的一种共性思维。思维属于文化心理的一种深层结构，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体验的角度来看，隐喻是人们对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因此，在语言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的理论基础框架下，对汉语和泰语的动物词语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汉泰动物词语所蕴含的一般特点和自身的独特性，勾勒出汉泰动物词语系统的基本面貌。希望能够通过对词汇系统中动物词语的聚合研究，从词汇的层面来探讨汉泰两国人民的语言现实与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思维之间的联系。

二、研究范围、目的、主要内容、方法和创新性

(一) 研究范围

本研究的语料取自《汉语大词典》3070 条；泰语《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ไทย-จีน ฉบับสมบูรณ์ทันสมัย》《新泰汉词典完整通用版》和杨丽周 (2015)《泰国谚语译注》11207 条。按照动物学的分类原则将收集到的动物语料划分为：神话传说动物、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软体动物、鸟类和其他（禽、兽、羽、翼、尾、爪、卵(蛋)、角、鳞、毛、齿、巢、崽）共 9 大类。

表 1 汉泰语动物种类数量统计表

类别	《汉语大词典》			《新泰汉词典》《泰国谚语译注》		
	种类	数量	百分比	种类	数量	百分比
1.神话	12	386	12.57%	5	92	7.61%
2.哺乳	26	1306	42.54%	16	550	45.49%
3.鸟类	36	613	19.97%	8	200	16.54%
4.爬行	5	106	3.45%	5	108	8.93%
5.两栖	2	35	1.14%	1	29	2.40%
6 鱼类	1	131	4.27%	1	87	7.20%
7.节肢	30	280	9.12%	20	122	10.09%
8.软体	8	30	0.97%	3	7	0.58%
9.其他	11	182	5.93%	7	12	0.99%



总计		3070			1207	
----	--	------	--	--	------	--

(二) 研究目的

首先，隐喻研究是动物词汇认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汉泰动物词语的隐喻意义的比较和认知理解都是词汇认知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其次，深入了解汉、泰文化间的认知差异。汉泰语言中的动物隐喻可以反映出汉泰文化中人们对于动物的认知、观念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继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汉泰文化间的文化和认知差异。第三，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拓展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了解汉语中的动物隐喻可以帮助泰国汉语学习者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同时，还可以丰富我们对于语言的认知和理解，拓展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 研究内容

本文在语言学的主要理论、语义学的基本观点和认知语言学核心观念的指导下，从汉泰动物词语的命名理据、汉泰动物词语的结构、汉泰动物词语的类型、汉泰动物词语的隐喻模式等层面进行全面的比较的基础上，对汉泰动物词语的文化义、民俗义和语义义进行宏观的分析和微观的描写，目的在于进一步地探究动物词语隐喻形成中来自社会、民族、文化、宗教以及人们的认知所带来的注重影响。旨在揭示汉泰动物词语一般特点的同时探索其自身所蕴含的独特性，目的是为了勾勒出汉泰动物词语系统的基本面貌。希望能够通过对汉泰动物词语的研究，以词汇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来分析汉语和泰语跟民族的文化之精神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文章的最后就泰国学生的汉语动物词语的习得现状进行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归纳出泰国学生汉语动物词语的习得偏误类型，分析其形成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

(四) 研究方法和创新性

本研究所使用的的研究方法有以下三种：

首先是比较分析法，主要针对汉泰语动物隐喻本身，以及汉泰语动物的认知义、语义义和隐喻义的比较。其次是混合研究法，又称定量定性研究法。其中定量研究法主要是对泰国汉语学习者动物隐喻的理解策略进行的问卷调查；定性研究法则是采用访谈的方式深入了解学生的理解方式。第三是理论研究法，即在确定研究主题后，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概括分析。

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研究语料的多样性（称说动物的单纯词、合成词；包括动物身体器官或附属物在内的动物名词；以动物名称为构词语素构成的词语；以动物词为核心语素构成的固定短语）。研究角度的新颖性（汉泰动物词语的命名理据、构成方式、文化义、象征义、隐喻义进行比较，从隐喻映射的目标域出发，对汉泰动物隐喻进行分析。）

第三，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泰国学生的认知模式，促进泰国学生的汉语学习效率。

三、与本文有关的研究综述

王寅（2007）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修辞手段，而且是人们认识新事物的需要，具有组织人类概念系统和发展人类认知的功能。英国修辞学家 Ivor Armstrong Richards（1965）曾经说过：“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隐喻作为一种人类的认知方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李福印（2008）指出隐喻从根本上来讲是概念性的。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知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借助各种具体化、简单化的事物来认知和理解各种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事物。在此基础上，人们逐渐对生活中的动物形成了各种意象和认知体验，基于这些意象和认知体验，人们创造出了众多与动物相关的词汇，主要包括称说动物的单纯词和合成词，其中包括动物构成部分在内的表示泛称动物名词和以动物名称为构词语素构成的词语以及在特定的背景下，同人们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熟语、谚语和惯用语中。陈晦（2012）认为动物词语不仅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的语言词汇系统中，同时，还在人类语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究其本质，动物隐喻实际上是概念隐喻认知作用于人类语言系统及词汇创新机制的一种反映。而隐喻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王文斌（2006）指出隐喻的相似性主要有物理上的相似和心理上的相似，即源域和和目标域或是存在客观上的共有特征，或是存在主观上的共有特征，并且这两种相似性都是认知主体所感知的结果。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人类文化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随处都可以看见隐喻的身影。

泰国学者 Rangsima Rungrueng（2017）对泰语和印尼语的动物比喻义进行了研究。李智文（2014）通过对汉泰动物成语中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对比分析。张倩霞（2008）比较了泰汉动物成语之间的异同。泰国学者告达君·素帕（2006）比较了汉泰动物成语意象间的差别。Jindarat Bunphan（2004）对泰语的动物成语的引申义进行了研究。Piriya Surakajoh（2001）对汉泰成语中包含马、牛、虎、龙成语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研究。李创鑫（2001）就汉泰成语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Yonlin Qin（1983）对汉泰成语的性质、数量、押韵规律、词的重复、音调、语法功能等进行比较后发现其特点。

综上所述，中泰两国的学者在汉泰语动物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动物的比喻义、象征义和文化义等方面，研究内容则以包含各种动物的成语为主。基于认知视角下的某一种动物的概念隐喻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对于汉泰语动物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中泰两国的学者在汉泰语动物领域的研究多集中在动物的比喻义、象征义和文化义等方面，研究内容则以包含各种动物的成语为主。基于认知视角下的某一种动物的概念隐喻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对于汉泰语动物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泰国汉语学习者动物隐喻偏误分析



本文在跨文化对比和隐喻差异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泰汉语动物隐喻的异同点设计汉语动物隐喻理解的调查问卷，并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动物隐喻的理解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为了了解泰国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动物隐喻所采用的认知策略，找出影响其理解的影响因素和原因

本研究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设计了一份其对目的语动物隐喻理解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暖武里府 A 高校创新教育管理学院二年级、三年级与四年级汉语教育专业的本科学生，共计 51 人，被试者母语均为泰语，汉语学习年限平均为 5-6 年。本调查问卷的目的是了解泰国学习者是如何认知动物隐喻，如何获得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汉语动物隐喻意义。目的是了解泰国汉语学习者的隐喻理解策略和隐喻思维特点，以及错误理解汉语动物隐喻的影响因素。

本调查研究采用回答问卷的形式进行，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设计了以翻译题型为主的调查问卷（见附录 1）。调查问卷由 16 道题目组成。要求被试者将每一题中的划线部分翻译成泰语，并在题后写出理由。这样能帮助我们记录泰国汉语学习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维认知过程，以便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动物隐喻理解加工过程中所采用的认知策略。

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建立在汉泰动物隐喻的对比之上，内容围绕着汉泰语中源域和目标域的 4 种映射类型来设计。其中，4 题中的动物隐喻源域和目标域在汉泰语中完全对应；4 题中的动物隐喻源域相同但是映射的目标域不同；4 题中的动物隐喻映射的目标域相同但是源域不同；4 题中动物隐喻是汉语中所独有隐喻表达。这些根据汉泰语动物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关系所设计的隐喻理解问题能够全面地反映泰国汉语学习者在面对不同类型的汉语动物隐喻时所采用的思维认知策略，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泰语文化背景对于自身认知过程的影响程度。

将问卷内容的顺序打乱，于 2022 年 7 月对暖武里府 A 高校汉语教育专业 51 个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的数量为 48 份。在表 6-1 中，我们对有效问卷中的数据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 2:汉语问卷正确率统计

题号	汉语语料	正确率	题号	汉语语料	正确率
1	铁公鸡	53.32	9	黄牛	20.45
2	鱼米之乡	93.58	10	老牛吃嫩草	89.78
3	铁马	37.23	11	孙猴子的脸	42, 18
4	鸡眼	69.34	12	亡羊补牢	78.59
5	白眼儿狼	43.67	13	热锅上的蚂蚁	76.79
6	放虎归山	91.24	14	一石二鸟	90.21
7	母老虎	68.23	15	狗屎	74.26
8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3.26%	16	驼背	35.23

从上面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汉泰语中源域和目标域完全对应的动物隐喻的正确率都比较



高, 如 2、6、10、14 中的鱼米之乡、放虎归山、老牛吃嫩草和一石二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是由于泰语和泰语文化对于泰国汉语学习者所产生的积极的、正迁移的影响。当二语学习者在目的语的学习过程中遇到与母语相似的隐喻表达时, 往往会从自身已有的母语文化概念图库中提取相应的概念, 产生相似的概念联想, 从而提高自身对目的语动物隐喻的正确理解率。

尽管 2、6 题的正确率非常高, 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错误率。比如第 2 题除了 93.58% 的正确率之外, 约 4.21% 的将“鱼米之乡”翻译成“鱼”、“米”, 剩余的 2.21% 根据自己对“鱼”、“米”的知识展开联想, 得出“鱼吃米”的结果; 第 6 题被试学生对“老虎”的理解除了表示“危险”、“威胁”之外, 被试对“虎”和“山”进行联想, 得出“山中有虎 (5.32%)”、“虎去山里 (3.44)”。学生在目的语学习过程中, 除了借用母语的迁移之外, 还会依据“语素猜词”和“心理联想”等方式来学习目的语中的动物隐喻。

跟源域和目标域完全相同的汉语动物隐喻相比, 源域相同而目标域不同的汉语动物隐喻的正确率要偏低。因为学习者在认知这一类型的动物隐喻的过程中, 已有的“文化背景”、“语素猜词”等措施发挥的作用不大。学习者需要借助“语境信息”、“汉语文化知识”、根据动物特征进行的“心里联想”等措施进行。

68.23% 的人将“母老虎”理解成为“凶悍的女人”或者“面善心恶”之人, 并将这句话翻译成为泰语中的“หน้าใจเสือ (人面虎心)”。剩余的 31.77% 则是在语境“大小姐”、“皮肤雪白”等的影响下, 将“母老虎”翻译成“女强人 (18.23%)”、“喜欢老虎的人 (7.25%)”、“敏捷的人 (6.29%)”等等。

在源域相同, 而目标域不同的 4、8、12、16 题目中, 其正确率略高于源域不同、目标域相同的动物隐喻组。其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正确率为 43.26%, 错误多集中在对“癞蛤蟆”的理解上。错误答案集中在“吃肉 (27.23%)”、“吃鹅肉 (11.28%)”、“什么吃肉 (6.95%)”等翻译中。

汉语中独有的动物隐喻在泰国学生的理解测试中正确率也相对不高。其中, 第 9 题“黄牛”是此次问卷调查中正确率最低的一题, 只有 20.45%。尽管“黄牛”这两字学生都认识, 不存在阅读的障碍。但是学生在借助语境信息进行认知的过程中仍然无法从中获取有效的信息。这可能与泰语中关于“牛”的背景文化知识有关。

综上所述, 学习者的动物隐喻理解能力跟隐喻类型有一定的关系。不同的隐喻映射类型会影响到理解的正确性, 其中源域和目标域完全对应的汉泰语动物隐喻类型是正确率最高的一类; 汉泰动物隐喻语义缺失和重合的隐喻类型则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障碍较多的类型。

林崇德 (2003) 将“理解策略 (Comprehension Strategy)”界定为: 在言语活动中利用语言线索理解句子的方法。徐知媛 (2013) 将二语学习者的隐喻理解策略概括为以下 8 类: 即语境信息, 母语文化知识, 已知的二语知识, 基于动物特征的心理联想, 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或动物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喻义直接推理, 视觉直观信息、字面翻译、语素猜词。本文依据将基于这一理解策略来对泰国学习者汉语动物隐喻的理解现状予以分析。

表 3: 汉语动物隐喻理解策略频率分布图



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我们将泰国学习者使用的理解策略数据绘制成上表，依次是母语文化知识（27.25%）、语境信息（22.83%）、心理联想（17.45%）、视觉直观信息（13.23%）、已知二语信息（10.15%）、直接推理（5.06%）、字面翻译（2.43%）和语素猜词（1.60%）。

母语文化知识在泰国学生全部理解策略使用中占 27.25%，排在第一位。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动物隐喻学习过程中最常用的认知手段。因为二语学习者在目的语的学习过程中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存储在其记忆中的文化认知图式来进行。在目的语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凭借头脑中已有的母语文化的概念体系来对目的语中的未知概念进行同化认知。这一点在调查问卷中的汉泰语动物隐喻源域和目标域对应的测试题目得到了很好的证实，表明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知识在目的语的动物隐喻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当隐喻的形式跟母语中的表达形式接近时，学习者会轻而易举地从已有的概念图中提取相应的概念知识，并据此对目的语中的新概念做出意义判断。例如，“鱼米之乡”、“放虎归山”、“老牛吃嫩草”、“一石二鸟”等均与泰语中的表达类似，很多的学生在调查问卷中写道“跟泰语的意思一样”、“泰语中也有这样的说法”等等。因为源域和目标域完全对应的动物隐喻对于学习者来说容易产生母语文化的正迁移，帮助学生理解目的语中的新概念。这类动物隐喻一般不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

语境信息在在泰国学生全部理解策略使用中占 22.83%，排在第二位。动物隐喻的理解离不开上下文语境的支持。因为语境能为学习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弥补学习者在目的语方面的知识以及文化差异知识的欠缺，从而有效地促进目的与动物隐喻的理解。比如第 3 题“发出丁丁铃铃的轻响”，从而推测出“铁马”并不是真的马，而是一种悬挂在宫殿庙宇等屋檐下的金属片（原为马形），风吹时因为撞击发出声音的东西。再如第 4 题中的“走路时非常的痛苦”推断出“鸡眼”是一种皮肤病（脚掌或脚趾上角质层增生而形成的小圆硬块，样子像鸡的眼睛，硬块有尖，尖端向内，局部有压疼）上下文语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动物隐喻的准确含义，但是如果语境信息不足，则容易让学习者对不熟悉的目的语隐喻产生误解。例如第 8 题中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目的语的文化知识背景，再加上很多学生对于“癞蛤蟆”三字完全不认识，学习

者在理解这道题目中的汉语动物隐喻时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影响了其回答的正确率。但是如果我们补充一些信息，例如：姓沙的，你想娶我的漂亮女儿，没门！你看看你自己，哪里配的上我的女儿，你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么目的语学习者就更容易理解其“不自量力”、“痴心妄想”的目标域。

心理联想在泰国学生全部理解策略使用中占 17.45%。这也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在目的语动物隐喻理解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之一。隐喻的本质就是人们通过各种具体、熟悉的事物来认知未知、抽象的事物，把人们所熟知的某一概念的意象图式借助心理联想使其从源域映射到目标域之上。从而使抽象的、难理解的目标域具体化、形象化。在这一过程中，心理联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利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用联想将两个看似无关的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实现隐喻由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就汉语的动物隐喻来说，泰国学习者根据动物的特征发挥联想，发现动物与人方面的相似之处，进而判断出动物隐喻所要表达的内容。比如在理解第五题“白眼儿狼”时，大部分学生通过想象“狼”和“他”可能相似的地方来理解该动物隐喻。但是，由于泰国学生在汉语动物文化方面知识的不足，所以在其进行联想的过程中往往基于自身的感官经验来理解，因而容易导致理解的偏误。

视觉直观信息在泰国学生全部的理解策略使用中占 13.23%。“一图胜千言”，图片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泰国学生理解动物隐喻的过程中，图片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线索，促进学生正确地理解目的语中的隐喻表达。但是，受到图片自身的限制（细节不够丰富、重点不够突出）等因素的影响，在隐喻理解的过程中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在第 11 题“孙猴子的脸”的理解理由中，有的学生指出他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姓孙的人的脸”，但是在看到“孙悟空”的脸之后，推断出其含义可能是“变化快的脸”或者是“好看的脸”、“妖怪的脸”等含义。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视觉图片在隐喻理解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是双向的，只能为语境或其他理解手段提供一定的支持和辅助信息，再结合语境信息，最终确定其推断出来的意义是否正确。

已知的二语信息在泰国学生全部的理解策略使用中占（10.15%）。汉语水平高的泰国学生更多地使用自身已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文化背景等来理解汉语动物隐喻。与汉语学习时间短，汉语水平不高的学生相比，汉语学习时间长、水平高的学生由于自身丰富的目的语知识积累，在遇到陌生的动物隐喻时，这些学生更倾向于利用自身的汉语知识和汉语文化知识进行解读。例如，在理解第 8 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时有 43.26% 学生推断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这个句子中的意思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由此可见，泰国汉语学习者对于汉语文化知识的储备越丰富，其在理解陌生的动物隐喻时理解正确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如果学习者本身对于目的语知识的储备不丰富，那么学习者就更倾向于利用自身的母语文化和概念体系来理解新隐喻，由此可能造成错误的理解。

直接推理在泰国学生全部的理解策略使用中占(5.06%)。从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泰国汉语学习者在“直接推理”策略中的方式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学习者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图式来理解汉语动物隐喻；第二种是根据动物隐喻中所涉及的动物在汉语文化中的喻义进行推理。前者如第 15

题中的“狗屎”，狗屎一般是糟糕、不好的东西，如果说生活像“狗屎”，那么就能推断出生活不如意，一团糟。后者如“驼背”，被试者首先想到“骆驼”，进而推导出其“驼背”是指“脊椎因变形而隆起”。

泰国学习者在测试过程中还使用语素猜词（1.60%）和字面翻译（2.43%）来理解汉语动物隐喻。语素猜词指的是学习者通过动物隐喻中的个别语素推断动物隐喻的含义。母语者在理解动物隐喻时，一般不需要特别关注隐喻词语中的个别语素；但是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例如第 4 题中的“鸡眼”一例。被试者利用“鸡眼”中的“眼”来推断出“鸡眼”指的是“一种皮肤病”。

此外，还有 2.43% 的学生使用字面翻译的方式来理解汉语动物隐喻。这是由于泰国学习者在遇到目的语中的动物隐喻时，由于缺乏目的语方面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因此不能意识到汉语动物隐喻的字面义和语境之间的冲突，无法识别动物隐喻。这种情况下，字面翻译就成为被试最可能采用的方式。

综上所述，在泰国汉语学习者目的语的学习过程中，母语文化知识和二语信息是学生在理解汉语动物隐喻过程中最常用的策略。

五、偏误类型

（一）误用母语：母语在二语隐喻的理解过程中既可以起到积极的正迁移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起到消极的负迁移的作用。这主要取决于目的语中的动物隐喻的源域和目的语同母语中源域和目的语的对应关系。如果二者是完全对应的，即两种语言中的源域相同、目的域也相同的情况下，母语文化对汉语动物隐喻的理解会起到较好的正面推动作用；反之，如果二者不完全对应，即源域相同，目标域不同或者是源域不同，目标域相同以及源域和目标域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母语文化将会对我们的动物隐喻的理解起到消极的负面影响。如在理解第 3 题中的“屋檐前的铁马发出叮叮铃铃的轻响”时，45.67% 的学生其理解为“火车”，17.1% 的学生理解为“马”。这是因为“ม้าเหล็ก/铁马”在泰语中的意思是“火车”。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母语在目的语学习过程中的负迁移现象造成的结果。在理解第 7 题的“现在她正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凶得像一只母老虎”时，18.21% 的被试者将其理解为“色狼”，即喜欢奸污女人的无耻男人。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母语文化对于二语学习中动物隐喻理解的负迁移作用。

（二）误用语境：语境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对于目的语动物隐喻的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的理解动物隐喻的上下文语境，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解正确率有非常大的帮助。泰国学习者在运用语境对目的语中的动物隐喻进行推测时，主要存在两个偏误：第一个是对于语境中的关键词汇的错误理解；第二个就是在完全抛弃语境信息的情况下进行推理。语境中某个具体的词或词组能为句中的动物隐喻的理解设定具体的场景，如果被试对这个场景不理解或者曲解、误解，那么被试者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第 11 题当中的“六月的天，孙猴子的脸”想要跟上变化，难上难。中的关键词组“六月的天”的意思正确了解，从而将“孙猴子的脸”理解成为“好看的脸、精神的



脸 (21.37%)”和“妖怪的脸 (36.45%)”。由此可见，语境中的关键词汇为目的语动物隐喻意义的正确理解提供了重要的辅助信息。泰国学习者对汉语动物隐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是否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语境中的相关信息。

除了对语境中的关键词的错误理解之外，泰国汉语学习者对动物隐喻理解偏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理解动物隐喻的过程中，完全脱离语境的相关信息。当被试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读懂上下文的相关语境信息时，被试往往会脱离语境，只针对句中的划线部分进行推测。偏误由此产生了。比如在理解“没办法，他们只好加价在黄牛手里买。本来 800 元一张的票，被他们卖到了 4000 元一张。”在这个题目中包含了丰富的语境信息，但是仍然有 37.23% 的学习者将其翻译成“黄色的牛”，甚至还有同学将其理解成“一个叫黄牛的人。”在脱离语境或者错误理解语境的情况下，被试很难对汉语动物隐喻的意义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往往采用联想的策略来进行理解。由于缺少语境信息的限制，因此这些联想往往过于分散，没有目标。因此很容易造成误解。

(三) 误用图片：泰国学习者在理解汉语动物隐喻的过程中还会使用视觉（图片）信息的策略。如果视觉（图片）信息不合适，同样会为汉语学习者的动物隐喻理解带来认知的障碍。特别是当动物隐喻映射的目标域涉及到人的性格、心理、才品等内在心理特征时，具体、形象的视觉（图片）信息对于被试的推测和认知不仅起不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反还可能会起到负面的作用，影响被试对于动物隐喻的正确理解。在第 11 题中，笔者试图以一副“孙猴子的脸”来传递“说变就变”、“变化多”的语义信息。但是图片中“孙猴子”的形象却引出了“好看的脸”、“妖怪的脸”等联想，从而导致学习者对“孙猴子的脸”的意义产生误解。由此可见，学习者在理解汉语动物隐喻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受到视觉（图片）信息的影响，并在此影响下来推测动物隐喻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在动物隐喻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尽量减少无关视觉（图片）信息的影响，增加特征突出，得当合适的视觉（图片）信息的刺激，才能够有效地促进汉语动物隐喻的正确理解，并避免学习者因主观意识和知觉的个体差异性而产生的信息误判和误解。

(四) “误”用目的语：泰国学习者对汉语动物隐喻理解的偏误还源自于学习者自身汉语文化知识的不足。动物隐喻深深植根于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积累起的共同的文化经验和固定图式。这些共同的文化经验和图式决定着人们对待客观事物的认知方式。这种文化经验图式在语言层面得到部分的反映，制约并影响着隐喻性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作为隐喻性语言的组成部分，动物隐喻也深深地植根于本族语言的文化经验，需要具备母语者在生活中体验中获得的相似知识才能被正确地理解；而二语学习者在汉语动物隐喻进行解读时缺乏的就是类似的经验。因此他们无法做到像母语者那样对动物隐喻性表达的识别和理解。

六、教学建议

(一) 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通过前面章节的论述，我们知道“母语的文化知识”和“已知的二语信息”是泰国学习者在在学习过程中使用的策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努力地提高学生在母语和目的语方面的水平，以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正确地理解汉语动物隐喻。首先，教师要在传

统教学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自己的教学形式，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利用影视、动画、色彩、图片等多媒体技术为学生营造更加多样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环境，这样有利于激发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其大脑的兴奋状态，增强和促进其记忆能力，为培养学生的语言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语言学习与使用过程中的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除了要分阶段、分层次有针对性的提高这些语言技能之外，还要针对泰国学生的学习特点，有所侧重。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听力材料，让学生在持续不断的汉泰语听力材料的刺激下提高自身的语言听力水平；课上与课下的口语练习活动相结合，组织各种各样的口语练习，让学生有机会使用语言进行交流。让学生在交流中发现自身的问题和不足，想出解决的办法，并逐渐提高自身的听力和口语水平。为学生提供大量的适合学生阅读水平的各类阅读材料，通过阅读来为学生扩展和积累词语，巩固汉泰语语法并增加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汉语的翻译和写作也同样重要，这是提高学生口语和书面语练习的良好途径。总之，为了提高学生的汉泰语水平，教师要努力的为学生创造良好、多样、有趣儿的学习情境；学生应该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使用汉语和泰语，提高自身的语言水平。

(二) 丰富学生的学习材料：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教材、工具书等学习材料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目前泰国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材料在各方不断的努力下逐渐的丰富。从教材的种类上来看，既有本土教材，又有中国语和中心配发的各种教材；从教材的层次上看，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均有相应的教材；从国别的角度看，既有泰国本土的教材，又有中国教材，还有两国师资共同编织的教材等多种多样的学习材料。基于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动物隐喻学习过程中使用的“视觉（图片）信息”、“语境信息”策略的调查结果，笔者认为在汉语教材的编辑过程中应该凸显这两个方面的特点。特别是涉及到汉语中的成语、俗语和谚语等语言形式的学习内容时。并增加其数量和相关的文化内容，并配以丰富多样的练习内容，以便于学习者能够在快乐、轻松的语言环境中正确地使用汉语，并减少偏误的发生率。

(三) 拓展隐喻的学习方式：动物隐喻对于母语者来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几乎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每一种语言的精华所在。但是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由于缺少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在动物隐喻的学习过程中遇到较多的障碍。为了让泰国学习者正确的使用汉语动物隐喻，我们应当尽量地为学生营造“易学”、“乐学”的学习环境。对于泰国学生来说，汉语中的动物隐喻是比较难于理解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泰语中有完全与之对应的动物隐喻，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会特别的轻松。研究发现，这样的动物隐喻在汉泰语动物隐喻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汉泰动物语义重合和缺失的部分，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尽量地减少学习内容和过程的难度，是学习者感到易于学习。除此之外，在动物隐喻的讲解和练习环节，我们可以从文化、知识、视觉（图片）等方面入手，就动物俗语的意义、句法功能和文化内涵予以详细地说明，并列举出相对应的例句，注意其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关系等等。这样能够引导泰国汉语学习者对动物隐喻的结构、句法功能和意义等形成一定的认识。帮助泰国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强化技能、增强学习兴趣。使学生达到“易学”“乐学”的效果。



总之，在进行动物隐喻的学习过程中，努力让学生感受到动物隐喻的学习不仅容易而且有趣，能够更好地掌握运用动物隐喻的能力，从而增强学习者动物隐喻学习的积极性和趣味性。

参考文献

- 陈晦. 英汉植物词语对比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 何善芬.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出版社, 2002: 339.
- 李创鑫. 汉泰成语与自然环境[J]. 修辞学习, 2001, 1: 20-22.
- 李福印. 认知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李锦发. 少数民族生育习俗的文化内涵研究[J]. 民族研究, 2006, 27(4): 45-52.
- 李智文. 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D]. 广西大学, 2014.
- 林崇德. 心理学大辞典[M]. 北京: 中国教育出版社, 2003.
- 铝韶钧. 舞龙习俗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中山大学, 2011.
-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王文斌. 再论隐喻中的相似性[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2: 125-130.
- 徐知媛. 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理解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
- 殷莉, 韩晓玲. 英汉习语与民俗文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28.
- 告达君·素帕. 汉泰动物成语比较研究[D]. 天津师范大学, 2006.
- 张倩霞. 泰汉语言中关于动物成语的比较考察[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 3: 121-125.
- [美] 乔治·莱考夫, 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0.
- Jindarat Bunphan.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s to Animals in Thai Idioms[D]. Thammasat University, 2004.
- Piriya Surakajoh. Chinese and Thai Idiomatic Expressions As Related to Animals[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2001.
- Qin, Y. Chinese and Thai idiomatic expressions: A comparative study[D].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1983.
- Rangsima Rungrueng. When “Human” Becomes “Animal” : Figurative meanings of “Animal” in Thai and Indonesian[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7, 35: 1-10.
- 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注释: 本篇论文内容选自“汉泰动物词语隐喻研究”中的一部分。作者: 刘甲平 (LIUJIAPING)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LIU JIAPI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Master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Teaching Chinese
	Address (地址): 85/1 Moo 2 Chaengwattana Road, Bang Talad, Pakkred, Nonthaburi 11120 Thailand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TANES IMSAMR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Teaching Chinese For Foreigners -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 Chinese Studies
	Address (地址):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18/18 Bangna-Trad, Bangchalong, Bangpee, SamutPrakan 10540